

荀子集解

上冊



上海廣益書局刊行

序

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爲戰國老師太史公作傳論次諸子獨以孟子荀卿相提並論餘若談天雕龍炙轂及慎子公孫子原平墨子之屬僅附見於孟荀之下蓋自周末歷秦漢以來孟荀並稱久矣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卽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尙多而本書或反闕佚愚竊嘗讀其全書而知荀子之學之正文之博達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羣儒非一切名法諸家所可同類共觀也觀兵篇對李斯之問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責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易之弊乃蘇氏譏之至以爲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切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與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不爲游說之習鄙蘇張之縱橫故國策僅載諫春申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爲孺人憐王之詞則先

幾之哲固異於朱英策士之所爲故不見用於春申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豈在孟子下顧以嫉濁世之政而有性惡一篇且詰孟子性善之說而反之於是宋儒乃交口攻之矣嘗卽言性者論之孟子言性蓋勉人以爲善而爲此言荀子言性惡蓋疾人之爲惡而爲此言要之繩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爲偏至之論謂性惡則無上智也謂性善則無下愚也韓子亦疑於其義而爲三品之說上品下品蓋卽不移之旨而中品則視習爲轉移固勝於二子之言性者矣然孟子偏於善則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則趨乎下風由憤時疾俗之過甚不覺其言之也偏然尙論古人當以孔子爲權衡過與不及師商均不失爲大賢也此書自來無解詁善本唐大理評事楊儉所注已爲最古而亦頗有舛誤向知同年盧抱經學士勘核極爲精博用從借觀校士之暇輒用披尋不揆禱昧閒附管窺皆正楊氏之誤抱經不我非也其援引校讎悉出抱經參互攷證往復一終遂得葺事以塘讜陋誠不足發揮儒術且不欲攘人之美而抱經頻致書屬序因舉其大要略綴數語於簡端並附著書中所未及者二條於左云

乾隆五十一年歲在丙午六月旣望嘉善謝塘東墅甫題於江陰學使官署時年六

十有八

荀卿又稱孫卿自司馬貞顏師古以來相承以爲避漢宣帝諱故改荀爲孫攷漢宣名詢漢時尚不諱嫌名且如後漢李恂與荀淑荀爽荀悅荀彧俱書本字詎反於周時人名見諸載籍者而改稱之若然則左傳自荀息至荀瑤多矣何不改耶且卽前漢書任敖公孫敖俱不避元帝之名驚也蓋荀音同孫語遂移易如荆軻在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又如張良爲韓信都潛夫論云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或曰司徒或勝屠然其本一司徒耳然則荀之爲孫正如此比以爲避宣帝諱當不其然

漢志孫卿子三十二篇隋志則稱十二卷漢志又載孫卿賦十篇今所存者僅禮知雲蠶箴其末二篇無題相其文勢其小歌曰以下皆當爲致春申君書中之語而國策於曷惟其同下尙有詩曰上帝甚神無自療也韓詩外傳亦然此尤見卓識今本文脫去而其謝春申君書亦不載楊氏注亦未之及此等似尙未精審也

序

昔周公稽古三王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於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如綫故絕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於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於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爲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爲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數陳往古掎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倏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

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攷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儔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爲上下卷又改孫卿新書爲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

卿子與諸書所引合

傳習不絕俗聞本作傳誓不絕申抒宋本作申抒三十二篇四字元刻無又荀子序作荀

荀子集解目次

卷上

勸學篇	一
修身篇	七
不苟篇	一三
榮辱篇	一九
非相篇	二八
非十二子篇	三五
仲尼篇	四一
儒效篇	四五
王制篇	五八
富國篇	七一
王霸篇	八五

君道篇……………一〇〇

臣道篇……………一〇九

致仕篇劉向元目亦作致仕其當篇皆作

致士當由古仕與士本通也……………一一五

議兵篇……………一一八

卷下

疆國篇……………一

天論篇……………九

正論篇……………一六

禮論篇……………二九

樂論篇……………四五

解蔽篇……………四九

正名篇……………六〇

性惡篇……………七一

君子篇……………八〇

成相篇……………八三

賦篇……………八八

大略篇……………九三

宥坐篇……………一〇八

子道篇……………一三三

法行篇……………一七

哀公篇……………一九

堯問篇……………二四

荀子集解 卷上

勸學篇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青取之於藍從宋本困學紀聞所

引同元刻作青。出之藍無於字。木直中繩。輶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輶使之然也。輶風槁枯暴乾。挺直也。晏子春秋作不復羸矣。○暴書本作暴非說文一作暴啼也。一作暴疾有所趣也。顏氏家訓分之亦極明。今此字注雖訓乾然因乾而暴起則下當从本案考工記輪人槁作藪鄭注云藪藪暴陰柔後必槁滅槁革暴起釋文步角反劉步莫反一首蒲報反又注羸舊本訛作藪案羸緩也。今據晏子雜上篇改正。

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參三也。亦作羸。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曾子曰。三省吾身。知讀爲智行下孟反。

不知學問之大也。大謂有益於人。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于越猶言於越。呂氏春秋荆有次非得寶劍於于越。高誘曰。吳邑也。貉。東北夷同聲。謂啼聲同。貉。莫革反。○案于。越。宋本作干。越。今從元刻。與大。戴同。禮注於越。舊作吳。越。訛所引。呂氏春秋見知分篇。次非俗本作依飛。唯宋本與呂氏同。呂氏于越作干。遂淮南同注干音寒。國策作干。陸然。楊氏自作于。越。故以於越爲釋。詩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雅小明之篇。靖。謀也。介。助也。景。大也。言能謀恭其位。好正直之道。則神聽而助之。福。引此詩以喻勸學也。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爲學則自化道。故神莫大焉。修身則自無禍。故福莫長焉。吾嘗終日而思矣。不知須臾之所

一

荀子集解 卷上 勸學

一

荀子集解 卷上 勸學

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足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

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

江河。能善。絕過。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皆以喻修身在假於學。生非異言與衆人同也。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為

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蒙鳩鶡鶡也。苕葦之巢。至精密。多繫於葦竹之上。是也。蒙當為葦。方言云鶡鶡自關而西謂之葦。飛或謂之葦。雀或曰一名蒙鳩。亦以其愚也。言人不知學問其所置身亦猶繫葦之危也。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鶡鶡巢於葦苕者。之以髮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者然也。○案蒙鳩大戴禮作駘鳩。方言作葦。雀。駘讀如芒。蒙。駘一聲。轉皆謂細也。蒙與蟻。蟻音義近。

楊云當為駘。似非者。張略切。俗間本多作者。今從宋本與說文合。

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本草藥名有射干一名烏扇。陶弘景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墮層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草部。中又生南陽山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寸。即是草云。木誤也。蓋生南陽。亦生西方也。射音夜。○注烏扇。宋本與本草同。元刻作烏鬢。廣雅烏鬢。射干也。董鬢同。所夾反是。二字皆可通。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

根是為芷。其漸之滌。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蘭槐香草。其根是為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齒。陶弘景云。即離騷所謂蘭茝也。蓋苗名蘭。莖根名芷也。蘭槐當是蘭。陸別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為芷也。漸漬也。染也。滌。濁也。言雖香草。浸漬於濁中。則可惡也。漸于廉。反滌。思。洒。反。○案蘭槐之根大戴禮作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晏子作今夫蘭本三年而成。說苑雜言篇同。又案滌。久。泔。說也。文廣韻。訓皆同。又晏子雜上篇。作滌之苦。酒苦。讀如良苦。之苦。義皆相近。楊氏乃訓滌為溺。未見所出。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

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自

取柱。柔自取束。凡物強則以為柱。而任勞柔。則見束而約。急皆其自取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構結也。言亦所自取。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布

於地均若一火。平地若一。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疇與疇同類也是故質的張就燥而焚之矣。

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所謂召禍也。質射侯的正鵠也。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螞聚焉。喻有德則慕之。

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禍福如此不可不慎所立所立即謂學也。慎其元刻作其慎大戴作慎其所立焉。積土成山。

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宋本循作備與大戴同。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半步曰跬。頭與跬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江海宋本與大戴元刻作江河同。騏驥一躍。不能十步。

駑馬十駕。言駑馬十度引車則亦及騏驥之一躍。據下云駑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案不能十步十當作千。玉引大戴禮騏驥一躐不能千步。今大戴禮步作里。此千作十。皆是譌字。里海為韻步舍為韻古音如是。晉書虞溥傳云。剗而舍之。朽木不可剗。而不舍金石。功在不舍。此句當連上文。鏗而舍之。朽木不折。鏗而不舍。金石可鏗。言立功在於不舍。舍與捨同。鏗刻也。苦結反。春秋傳。

曰陽虎借邑人之車鏗其軸也。蠃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蠃與蚘同。蚘蚘也。○正文蠃字上宋本有蚘字。無注。未蚘。

今從元刻。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蟻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跪足也。韓子以別足為別跪。蟹首上如劍。者許叔重說文云。蟹六足二螯也。○案說文。

蟹有二。放六足大戴禮亦同。此正文及注六字疑皆八字之訛。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冥冥昏惛皆專。

默緒誠之謂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兩道也不至。不能有所至。下篇有楊朱哭衢塗。今秦俗猶以兩為衢。古之遺言與。目不兩

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兩不字下宋本俱有能。字與大戴同。元刻無。騰蛇無足而飛。爾雅云。騰蛇郭璞云。龍類能與雲霧而遊其中也。梧鼠五技而窮。

梧鼠當為鼯鼠。蓋本誤為鼯字。傳寫又誤為梧耳。技才能也。言技能雖多而不能如騰蛇。專一技窮。五技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遊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案本草云。螻蛄一名鼯鼠。易釋文及正義皆引之。崔豹古今注亦同。鼯與梧音近。楊說似未參此。

管子集解 卷上 勸學

三

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詩曹風尸鳩之篇毛云尸鳩鳩也尸鳩之養七子且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尸鳩之一執義一則用心堅固故曰心如結也○注鳩鞠元刻作枯鞠毛傳作枯鞠

昔者匏巴鼓瑟而流魚出聽。
匏巴古之善鼓瑟者不知何代人流魚中流之魚也列子云匏巴鼓琴鳥鵲魚躍○流魚大戴禮作沈魚論衡作鱗魚躍亦與沈音近恐流字誤韓詩外傳作潛魚或說流魚即游魚古

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
伯牙古之善鼓琴者亦不知何代人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白虎通曰天

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
形謂有玉在山而草木

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
崖岸學惡乎始惡乎終。
假設曰其數

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
數術也經詩書禮謂典禮之屬也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
義謂學之意言在乎修身也真積力久

則入。
真誠也力力行也誠積力久則能入於學也學至乎沒而後止也。
生則不可怠惰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

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
書所以紀政事此說六經之意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

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
禮所以為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方言云齊謂法為類也故學

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
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樂之中和也。
中和謂使人得中和悅也詩

書之博也。
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
微謂褒貶詛初微而顯志而晦之類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

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
所謂古之學者為己入乎箸耳乎心謂聞則志而不忘也布乎四體謂有感儀潤身也形乎動靜謂知所措履也端而言蠕而動一

流遊
騰驪而沛芟仰首而秣聽其聲也○駕影軫元刻與
今文選同宋本駕作御又案下所引二句出東京賦

謂古之學者為己入乎箸耳乎心謂聞則志而不忘也布乎四體謂知所措履也

餐 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降禮雖察辯。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莊子問楛者。

勿告也。楛與苦同惡也。問楛謂所問非禮義也。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濫惡者謂之楛。國語曰。辨其功楛。韋昭曰。堅曰功。脆曰苦。故西京賦曰。鸞良雜苦。史記曰。器不苦窳。或曰。楛讀為沽。儀禮有沽功。鄭玄曰。沽。蠡也。告楛者。勿問也。

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道不至故

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致極也。此謂

也之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傲亦戲也。論語曰。言未及而言謂之躁。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

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瞽者不識人之顏色。○順今從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

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匪交當為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子也。○案匪亦有彼義。左傳襄廿七年引詩。采芣匪交。匪敷

彌巴鼓瑟起至此皆論為學之效與為學之要末亦引詩以說之。應為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

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顛步不至。不足謂善御。未能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

謂善學。通論類謂雖禮法所未該。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謂一。以貫之。觸類而長也。一仁義謂造次不離。他術不能亂也。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

人也。或善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盜跖柳下季之弟。聚徒九千人於太山之傍。侵諸侯。孔子說之而不入

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學然後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習

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思索其意也。為其人以處之。為擇賢人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

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是猶此也。謂學也。或曰是謂正道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蕩動也。覆執爲學。則物不能傾移矣。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死生必由於學。是乃德之操行。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我能定故能定。能應物也。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內自定而外應物。乃爲成就之人也。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水。火金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

修身篇

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修然整飭貌。言見善必自整飭。使存於身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愀然憂懼貌。自省其過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自好自樂其善也。不善在身也。菑然。必以自惡也。菑讀爲災。災然災害在身之貌。○上句也。字宋本無。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致猶極也。下同。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爭者疏。

修正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至忠反詩曰。喻喻吡吡。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諱。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毛云。喻喻然。患其上。皆皆然。不思稱乎上。鄭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故甚可哀。喻許急反。皆音紫。○喻喻皆音。元刻與詩改。合宋本作滄滄。

說說 注同

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扁讀為辨。韓詩外傳曰。君子有辨善之度。言氣養生。壽則不及於彭祖。若以修身自為名。號則壽即堯禹。不朽矣。言禮雖不能治氣養生。而長於修身自名。以此辨之。則善可知也。彭祖堯禹名。鑿封於彭城。經虞夏至商。壽七百歲也。○案扁外傳作辯。則扁當訓平。尚書平章平秩。古作辯章。辯秩。此謂隆禮之人。有平善之度。不當作辯。別解。

後彭祖則得年亦永矣。然壽身之益。尚小。壽世之益更大也。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信誠也。言所用修身及時通處窮禮。誠是也。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案韓詩外傳作宜於時則達。

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悖亂提侵。提舒緩也。爾雅。提提安也。詩曰。好人提提。皆舒緩之義。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

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夷俗也。論語曰。原壤夷俟。固陋也。庸凡庸衆。衆人野郊野之人。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

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獲得也。

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先謂首倡和。胡臥反。下同。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

人者謂之諛。諛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諛。與俞義同。故為不善和人也。是是非非謂之知。能辨是為是非。為非謂之智也。非是非非謂之愚。以非為是。是以是

為非則謂之愚。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無

謂之愚。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無

定謂之無常。不恒保利非義。謂之至賊。保安○非義元刻作弄義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閑習也。能習其事則不迫

也少見曰陋。難進曰俛。俛與提提皆同。謂弛緩也。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少謂舉其要而有條。理謂之治。耗虛竭也。凡物多而易盡曰耗。

治氣養心之術。言以禮修身是亦治氣養心之術不必如彭祖也。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

漸進也。或曰漸浸也。于廉反。詩曰漸車惟。雲智慮深則近險。詐故一之以易良也。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膽有膽氣戾忿惡也。此性多不順故以道順輔之也。齊給便利則節之

以動止。爾雅云齊疾也。齊急便利皆捷速也。懼得太陵。遽故節之使安徐也。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溼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

卑謂謙下。溼亦謂自卑。下如地之下溼然也。方言溼曼也。自關而西。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榮行而中止。皆謂之溼。卑溼謂過謙恭而無禮者。重遲寬緩也。夫過恭則無威儀。寬緩常不及機。事貪利則苟得。故皆抗之高志也。或曰卑溼亦謂遲緩也。言遲緩之人如有卑溼之疾不能運動也。○溼元刻作濕。注憂也。作優也。又卑溼謂過謙恭。舊本作亦謂之過謙恭。訛今改正。庸衆驚散則劫之以師友。庸衆已解上驚謂材下如驚馬者也。散不拘檢者也。劫奪去也。言以師友去其舊性也。怠慢僇

弃則炤之以禍災。僇輕也。謂自輕其身也。昔匹妙反。言楚謂相輕薄為僇。炤炤之以禍災。謂以禍災照燭之使知懼也。炤與照同。愚款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

思索。款誠款也。說文云款意有所欲也。愚款端慤多無潤色。故合之以禮樂。此皆言修身之術在攻其所短也。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

輕捷速也。神神明也。一好謂好善不惡也。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

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

於物。此之謂矣。君子能役物。小人為物所役。凡言傳曰皆舊所傳聞之言也。○正文前兩矣字。宋本無。又下一則字。作而今皆從元刻。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

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言事大國暴亂之君。窮道而通不如事小國之君。順行其道也。故良農不為水旱不耕。

良賈不為折閱不市。折損也。閱賣也。謂損所開賣之物價也。賈音古。○案說文云。閱具數於門中也。史記積日曰閱。此當為記數歲月之所得。有折損耳。折常列切。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

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術法也。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橫行不順理而行。困窮也。言所

至皆貴也。○橫行天下猶書所云。方行天下言周流之廣。注謬甚。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慤誠信。拘守而詳。拘守謂守而勿失。詳謂審

於事也。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雜汗。倨傲也。固鄙固。順墨當為憤墨。憤謂齊宜

王時處士憤到。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先申韓。其意相似。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著書四十一篇。墨翟宋人。號墨子。墨子著書三十五篇。其術多務儉。當為情雜汗。謂非禮義之言也。○墨子書本七十一篇。今在者尚有五十四篇。此云三十五篇。反少於今所傳者。疑三十五當是五十五

之訛。蓋有分并之故也。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偷儒為苟避於事。儒亦謂懦弱。畏事皆懈惰之義。或曰偷當為輪。揚子雲方言

云。儒輪。愚也。郭璞注。謂撰撰也。又云。轉脫者。謂偷儒之人。苟求免於事之義。○此注多訛。脫今按文義改正。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兌悅也。言接悅於人以求饒樂之事。不曲謂直取之也。辟違而

不慤。乖僻違背不能端慤。誠信辟讀為僻。程役而不錄。程功程役。勞役錄檢束也。於功程及勞役之事。怠惰而不檢束。言不能拘守而詳也。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

弃。行而供糞。非漬淖也。供恭也。糞當為糞。凡行自當恭敬。非謂漬於泥淖也。人在泥淖中。則兢兢然。或曰李巡注。爾雅。糞州曰糞。近也。恭近謂不敢放肆也。○供疑是張拱之意義。

行而俯項。非擊戾也。擊戾謂項曲。戾不能仰者也。擊戾猶言了戾也。○案方言。三軫戾也。郭注云。相了戾也。與此正同。此書宋本世德堂本皆作了戾。元刻訛作子戾。形尚相近。至俗開本竟改作乖戾。謬之甚矣。了戾乃屈曲之意。豈

可云乖戾乎。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偶視對視也。然夫士欲獨修其身。不以待罪於比俗之人也。

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